



小雪,大雪接踵而来,带鱼最好吃的时节也就到了。

带鱼每年7至9月在北纬30度的东海洋面上分散索饵,形成钩船秋汛生产季,旧时称“钓秋白”。秋末冬初,冷空气南下,带鱼向南洄游,形成冬季带鱼汛。冬至前后,带鱼在我家乡披山洋海域旺发,披山渔场洋面开阔,延绳钓作业业约上来的带鱼,银鳞沃雪,寒光闪闪,肉肥脂厚,是东海带鱼佳品中的极品。

那时,家乡坎门渔港有十多个天然吞口,是浙南的主要渔港和玉环县的海洋渔业中心,好几个吞口离我家只有半小时路程,当然,远的也需翻山越岭两三个小时。渔民靠天吃饭,当我们在家里听到天气预报播报有阵风七级时,就翘首以待外祖父的渔船早点入吞。

东海带鱼

一般来说,见有起风的天象,渔船傍晚收起最后一网就返港。渔民摇橹到吞口时往往夜已深。有时风来得快,在就近的吞口停泊;若是船泊在花坪吞、里吞等离家远的吞口,大多数渔民会选择天亮时回家。但我外祖父不一样,他会从鱼仓里选出刚刚从鱼钩上取出来的锃光瓦亮的带鱼,向“公家”买来,挑在扁担后,天很黑也赶路,从崎岖山路步行到家都要到半夜了。若盈舟溢载,外祖父回家的脚步则会越发地快。

深夜,敲门。我家共八口人,外祖父从来是叫我开门。几十年了,回想起来,他应该是最想让我吃到带着大海气息的带鱼,否则,我还是个孩子,肯定移不开大门一米多长的木条门插栓。外祖父进屋后,总是急切地对我外祖母说鱼很鲜,赶紧烧起来吃,接着就问我是否起床了。

外祖母用两把米粉和两条银光闪烁的带鱼,在深更半夜做一家八口人的夜宵,一人一碗带鱼米粉,汤鲜鱼美,世上没有更鲜的海鲜面,鲜掉眉毛、食指大动均不足以形容它的美味。那鲜到什么程度呢?只能说“鲜为人知”。可谓“鲜”到深处人孤独,淋漓尽致鲜,半个世纪仍难忘鲜厉的锋芒。除了鲜,鱼肉还有猪肉的油润和板栗的粉糯,还有一种特殊的甜味。外祖父在半个世纪前就以他爱的行动诠释了“第一时间”“点对点”这些词的内涵。冬夜热腾腾的镬气,从土灶头到八仙桌也不过两米的间距,这也是成就美味的最佳距离。就在今日,这样的带鱼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。以往,也很少人有这般的口福。

第二天,带鱼清蒸起来当菜蔬,切成两寸长再纵向改刀,加酱油在饭锅的竹篾蒸架上蒸,点缀姜葱蒜。鱼端上桌,我们孩子把筷子伸过去,往又厚又宽的鱼块夹,一人可以吃上一两块,大人就吃开头尾。记忆在日子里浓缩,味道越加浓烈。

带鱼很适合糟制,当银白色遭遇酒糟红,似乎是旧时岁月的浪漫。红糟带鱼一般在寒冬制作,带鱼挑回家,先清洗、剖肚,去内脏去污,沥干后稍微晾一下,将带鱼切块扔进粗陶瓷盆,加入糯米粥和红糟,让汤汁漫过鱼块,再压上几块鹅卵石,用泥巴和棕榈叶盖上海缸口密封。夏季缺带鱼的日子,外祖母套上尼龙手套从陶缸口捞出两三块糟鱼,蒸出来的红糟带鱼还有粮食的香气,肉质结实,夹一筷子蒜瓣肉,直接打开你的味蕾。红糟带鱼可以保存半年以上。那个年头红糟的还有鲈鱼、鳗鱼等。现在红糟鱼是稀罕物,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一带的酒店偶尔能品尝到。

我家制成带鱼干是把我

老上海文绉绉地称沪为“海上”,其遇人遇事遇物,不露声色地有个小小的品目标准,曰“干净”。窃以为此二字,暗里支撑着大多数上海人的气质。对于不太明了这“关键词”的他方人士,往往会茫然感到上海人“难弄”。其实大道惟简;道可道。

我有个大阿姨,长得非常美丽和洋气,和气的声音,矜持的微笑。我小时候每次见到她,都惊异她的乌黑长波浪漂亮发型,好像刚从理发厅出来的似的,还飘着发膏的清香,这使她显得很高贵。以至于住在浦东小镇上的我,常常自惭,立即下意识地吧衣服拉拉平。大阿姨来我家,穿熨烫一新的衣服,细眉精心描画过,非常仪式感。我的心情马上也仪式感、隆重起来,回答她的问话,字斟句酌。大阿姨进天井,必微笑惊呼:“花儿好看得味。”“盆景赞得味。”“屋里真清爽得味。”我父母心里美滋滋的,

带鱼盐腌后,用细竹竿穿过去,簇齐的一排排晾在三角架上。一般来说,晒鱼鲞都是刀从鱼的背部剖入,剖开一面到肚旁边止刀。黄鱼、鲳鱼、马鲛鱼、鳗鱼都是如此,因为肉质厚,若不切开会外干内湿。带鱼苗条修长,即使厚点的带鱼在鱼身肥厚处十字花刀纵横几下,北风如犁庭扫穴,势不可挡。过年过节、祭祖待客时,放在碟子里蒸,加两三块七分肥三分瘦的腊肉,蒸至出油,鱼肉与肉油交融,也是很有诱惑力的菜肴,夹一块,入口生津、咸香柔润。

现在,海洋渔业生产方式快速发展,带鱼也构成海洋鱼类命运共同体,有东海流网带、钓带、南海带鱼、日本带鱼、韩国油带等,总之,带鱼的裙带关系比较复杂,需要有辨识能力。朋友常跟我说了很贵很漂亮漂亮的带鱼,做起来吃不习惯,那大概率是买了南海带鱼,南海带鱼眼睛大而圆,水灵灵,淡黄色,鱼体宽而不厚。如果你是外貌协会,很容易被它的外表所吸引,但你一定会吃到它背脊上的凸骨,这凸骨就是它的基因符号,肉质粗糙。以前还有人买了带鱼先刮鳞,这带鱼身上的银粉是特殊脂肪形成的表皮油脂,含有不饱和脂肪

是我认识的——他们住在我们对

隔着围墙看孩子

吴建国

小区出门左转,马路对面是一所新建的学校,今年9月1日开学后,每天周一至周五同一时间,鼓号的声音就会从窗户里传进来,这是学生们早操的音乐,悦耳又亲切。

中秋之后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,我出门去乘地铁,沿学校的围墙边走过,围墙上铸铁的格栅艺术品一般,十分漂亮,这一排好几个老人在向围墙里张望着:——学校的操场上,孩子们在跑在跳在笑。

下午两点,我回家的时候经过这里,还是这些老人,还在围墙边朝学校里张望。这个时间点上,他们吃过午饭了吗?他们睡过午觉了吗?我心里在问自己。他们不是不放心在这里读书的孙辈?

……这样爱,太沉重太深切。

今天是星期一,立冬还有两天,温度比前期降低了很多,阳光还是这样灿烂。出小区大门后左转,我先过马路,就和这群老人站在了一起。围墙里,操场上,孩子们在跑在跳在笑,看似有两个班级的学生在上体育课。有一对老夫妻,居然

他们先问我:“你还在上班?”我说,退休了,我去福利院看望父母。看到眼前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,就想告诉他们,孩子们在学校里是安全的,应该放下心,不必天天守在这里,但又觉得这样说不大合适,于是就问道:“你们是孙子孙女还是外孙外孙女在这个学校里读书?”

他们看着我,回答说:“我们没有第三代。”

这有点尴尬。我不明白,没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在学校里读书,却天天在学校的围墙边上看孩子?我突然想到我们老部队的战友李国良,现在上海的街道社区都有老年活动室,他学了画画学书法,现在又在那里学习日语。我讲了这个故事后问他们:我们这个社区有老年活动室吗?

他们俩同时摇摇头,说:这——哪有看孩子有意思!

一面急急出迎一面大声谦虚:“哪能和大阿姨比哦……”亲戚间的会面又尊重又亲切。我喜欢这样的气氛。

我去过大阿姨家。大阿姨住在杨树浦市井气烟火气大浓的地段——通北路八路口。热闹不亚于南市城隍庙一带。百货店、南货店、五金杂货、鞋帽绸缎、肉摊豆腐店菜场,四方小吃,上海点心,应有尽有。人流如蚁,摩肩接踵,举袂成帷,挥汗如雨。大阿姨家很小,居二层阁,底楼老虎灶茶馆店。阿姨家就像一条洁净小舟,在市廛的喧闹波浪中停泊摇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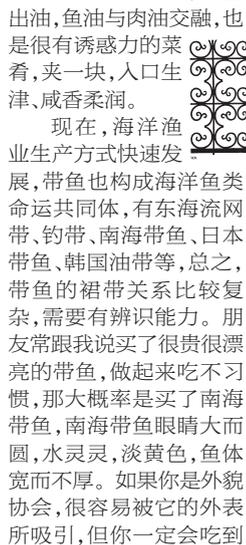
进阿姨家,眼清目明,两个字,干净。地板如水洗,显出木纹;红木桌椅抹得着一尘,包浆泛微光。窗户明净,透亮如天空。桌上有极新鲜的水果,似刚离枝头。墙上挂着阿姨和姨夫的

酸和卵磷脂等成分,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。

韩国油带这两年比较被饕餮推崇,味道固然鲜美,但与冬至前后小头、小白眼、小嘴巴、修长体形又身材丰腴的东海带鱼比,少了几分粉糯和鲜甜。东海带鱼不管是钓带还是网带,我们统称本地带鱼,以示与其他地区的区别。

带鱼做法多种多样。除了蒸煮炒煎炸外,带鱼咸饭是很多人家的日常主食,也登堂入室写入餐厅的菜单。带鱼年糕、鲜带鱼烧萝卜丝成为餐席佳肴。我家乡玉环带鱼羹,带鱼敲馄饨,带鱼敲面,煎带鱼饼,是很有地方特色的美食,一般要钻入小巷的犄角旮旯才能找到正宗的。家乡还有一家特别有名的砂锅面店,就是以窄窄的本地带鱼加虾仁为主料,鱼的味道很甜,汤的味道很鲜,每一次回乡我都要去吃一碗。如今,带鱼的地位越来越高,黄金脆带鱼,还上了米其林餐桌,有平民嫁入豪门的感觉。

其实,带鱼两字本身



东晋陶潜曾在《移居》中写道“春秋多佳日,登高赋新诗”。按古人之言,登高不只是重阳,也不单是登山,还有登楼、台、塔等之意。说到登高,顿有不少相关之乐闪现眼前。

那时我在中学教导处担任课程安排工作,总部大楼与分部相隔百米,两幢楼都没有电梯,联系又不方便。日常调课频繁,务必提早通知各方,全靠双脚来回奔跑、登楼。碰到教师开课、听课、外出活动,需要大量调课。全校众多教师课程星罗棋布,往往调一节课就要动两三个人,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既玩脑力,又玩体力。人就像陀螺不停旋转在两幢大楼间,早就养成登楼习惯一步两格,无数次上上下下练“脚劲”,无形中就练就了我登高的能耐。

平时不善显示自己,想不到在后来的教工旅游中,屡屡“招摇”了一把。那年庐山旅游,游锦绣谷、五老峰、汉阳峰等海拔较高的景点,和身体强壮的小青年观奇石怪岭、山水相映、巧夺天工天然盆景的同时,遥遥领先众多教工到达峰顶。一次次领略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壮美意境。记

结婚照,像一对电影明星。我心生敬畏。对闹市里拥有这样一条心地宁静气度雅贵的“木兰舟”,谁不敬?

大阿姨没有进单位工作,但邻居都看重她;阿姨不是居委会,在旁人的纠纷中说几句,却常常使之化干戈为玉帛。阿姨“山清水落”地下楼梯,茶馆里的喧闹声也会静几分。

我还有位过房奶奶,住在“海上”西区,屋外梧桐成荫。记得儿时,父亲带我去见她。这里每家的门牌相隔较远,说明房子好大。不像我们镇上一户紧挨一户的。小小的我,面对相隔甚远的一个个方块形门牌,莫名地突然生出畏惧之心,心像兔子别别跳。终于,父亲敲响了一个门铃。深深的门铃之后,一位富态的老奶奶,大鸟似的展开双臂,激

海上伊人

赵韩德

前些日子,笔者经过本市某个公交车始末站,看到一条留下深刻印象的宣传语——“同路是缘,同车为友;不争不抢,有序乘车。”笔者顿时心头一热,如沐春风,感觉格外温馨。

宣传语有提升城市文明素质、倡导市民优雅生活行为、提高居住地宜居性等功能。然而毋庸讳言,时下有些宣传语有不尽如人意的处,那便是“刚”性的东西多了些,不乏“严禁”“不准”“狠狠”“严厉”“坚决”之类措辞严厉的词语。

其实,宣传语多些人性化,凸显亲和力,效果无疑会更好些。笔者见到上述那条宣传语后,油然想起了“百年

修得同船渡,千年修得共枕眠”的古语。真的,素不相识者同坐一辆公交车,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、数十分钟,实在也是一种缘分,理应为车友,相互照应。如此一想,胸襟顿觉宽阔了许多。面对拥挤嘈杂的车厢环境和个别车友的不文明行为,自然而然也多了几分理解、大度和释然。相信类似“同路是缘,同车为友”的宣传语多一些,市民耳濡目染,潜移默化,公交车厢内的不文明行为自然会日渐减少,文明礼让之风也会盛行起来。

和风细雨,润物无声,常常更容易净化人们的心灵,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。

就很有寓意,带鱼的带字有带领、引导和榜样的意思,带鱼的谐音可引申代代相传,子孙绵延的美好意愿,带鱼的形状有腰缠万贯的气势,这一切象征幸福、繁荣和美好。关于它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,记录在明代杨慎的《异鱼图赞》:西王母娘娘渡东海时,侍女飞琼的腰带落入大海,化成带鱼。

无论带鱼是草根还是贵族,它早已融入我的生活,我对东海带鱼,情有独钟。

动地张开嘴,无声地作惊讶和高兴状,兴冲冲把我们迎了进去。我们走在楼梯上,脚步轻轻,几乎是无声无息。老奶奶发髻光润,脸色红白,描过眉,乌绒上衣,就像故事里的贵妇人。家中宽敞,明亮,打蜡地板,落地钢琴。窗外高大的梧桐树,枝叶斑驳,整洁宁静之极。

父亲叫她“过房娘”,她人到中年的父亲仍然亲切地呼为“小牛”。父亲轻轻地唤我过去,说,儿子,这是你的过房奶奶,磕个头。我们待的时间不长。临别时,奶奶哭了。一个纯净、深沉的回忆。年来读《诗经》,忘不了秋水伊人;而心里一直存有的,是可敬的海上伊人。

上海人家还有不少爱净的习惯,如进门换鞋,碗碟要用开水烫过等等。有国货名牌叫“美加净”,实在是深谙海派精髓。

多一些亲和力

陈祖龙

灯花

就很有寓意,带鱼的带字有带领、引导和榜样的意思,带鱼的谐音可引申代代相传,子孙绵延的美好意愿,带鱼的形状有腰缠万贯的气势,这一切象征幸福、繁荣和美好。关于它还有一个美好的传说,记录在明代杨慎的《异鱼图赞》:西王母娘娘渡东海时,侍女飞琼的腰带落入大海,化成带鱼。

无论带鱼是草根还是贵族,它早已融入我的生活,我对东海带鱼,情有独钟。

上山,还真不容易。赶紧扶住他们,乐呵呵地一起下山。

在城市无山可登的日子,就登楼。为了儿子读书方便,曾在市中心的一高层公寓租住多年,有时为了过登高之瘾,不乘电梯,上下8楼就靠双脚完成。在地铁站换乘、在医院就诊也常不乘电梯,选择登楼,一来健身,二来寻乐。不少医学专家认为,登高包括登楼、登山等都是有氧运动,能增强心肺功能,加快血液流动,促进胃肠蠕动、食物消化吸收。同时增加关节的灵活性、韧带和肌肉的力量。活动过程还能有效调节情绪、激发兴奋度、增加精神乐趣。

得益于常年登高,前不久,与文友去莫干山旅游,虽然眼力不行,雨天看不清山中台阶高低,稍稍放慢速度前行。依次参观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下榻地、江南第一名胜——剑池等诸多景点,看到了烟雨莫干山的诗情画意、叱咤风云人物的别样风景。年龄较高的我,一天时间里,与文友登了数千格台阶,走了较长的路,依然步履轻松、精神蛮足。领队老郑见到我说:“朋友结棍额。”

七夕会

程志忠

观。我观美景并拍摄了不少画面后,即返回山下集合点,等了三刻钟才见姗姗而来的同事。他们见到我不禁不住问道:“看你瘦刮刮的,怎么脚头比啥人都快?”我笑而不答。

后来在平均海拔更高的三清山,我当仁不让又露了“一脚”。那天与体育老师率先登上最高峰,观谷峡幽幽、层峦叠嶂、三峰鼎立的雄姿,又一次感悟了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。下山半道中,几位胖胖的老师,正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费劲往上攀登,见我们回程,也没信心与力气再上去了。是啊!也真难为了这些重量级老师,身体分量比我重五六十斤,要把这么重物量驮

浦江晨曲迎朝阳

(剪纸)孙平



夜光杯

小区出门左转,马路对面是一所新建的学校,今年9月1日开学后,每天周一至周五同一时间,鼓号的声音就会从窗户里传进来,这是学生们早操的音乐,悦耳又亲切。

中秋之后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,我出门去乘地铁,沿学校的围墙边走过,围墙上铸铁的格栅艺术品一般,十分漂亮,这一排好几个老人在向围墙里张望着:——学校的操场上,孩子们在跑在跳在笑。

下午两点,我回家的时候经过这里,还是这些老人,还在围墙边朝学校里张望。这个时间点上,他们吃过午饭了吗?他们睡过午觉了吗?我心里在问自己。他们不是不放心在这里读书的孙辈?

……这样爱,太沉重太深切。

今天是星期一,立冬还有两天,温度比前期降低了很多,阳光还是这样灿烂。出小区大门后左转,我先过马路,就和这群老人站在了一起。围墙里,操场上,孩子们在跑在跳在笑,看似有两个班级的学生在上体育课。有一对老夫妻,居然

健康

美意境。记